

联合国

大会



安全理事会

AS

Distr.
GENERAL

A/40/1081

S/17759

23 January 198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4 4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一年

1986年1月23日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在此提及我于1986年1月17日发出的信(A/40/1076-S/17743),并向你提供更多的来自土耳其报刊文章的资料,其内容涉及土耳其本土的定居者非法涌入塞浦路斯共和国被占领的地区及这一现象对土族塞人社区的不利影响。

在《伊尼杜增根》(1986年1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埃尔贡·韦赫比先生说,虽然不能说土族塞人过去没有犯罪,但是犯罪率极低。

“但是现在,”韦赫比先生指出,“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一个旅店,任何人都可进入,不受控制。海洛英和印度大麻走私者在这里。盗贼和落魄者在这里。逃离本国的杀人犯在这里。一无所长、甚至在土耳其这样一个大国里都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在这里。结果是,各种犯罪成倍增长,使得现有机构可能采取的措施已不能制止这些犯罪。这些犯罪包括,对游客和儿童的卑鄙攻击不断增加,盗窃和走私案件增加,失业增加,受过教育的本地青年移居国外。”韦赫比先生继续写道,“目前,有5,000人未经允许住在这个国家,他们出卖廉价劳动力,饥饿不堪,住在偏僻的房屋或住在洞穴和帐篷里,他们在犯罪,或时刻准备犯罪……。这是公认的现实,无人能够否认。”

1986年1月20日,《伊尼杜增根》的一篇社论写道,受过教育的土族塞人青年无法找到工作,不得不移居国外,而大批未受教育的人从土耳其来到这里,住下不走。

根据该报报道,除了这些以游客的身份而来、但再也不离去的土耳其人之外,还有那些以士兵身份来到塞浦路斯的人,复员之后就定居在这里。该报纸继续写道,“这些士兵可在塞浦路斯而不必在土耳其复员,这一事实鼓励了这些士兵留在塞浦路斯定居。”《伊尼杜增根》的同一篇文章进一步说,“政府”承认这些“旅游工人”和复员士兵的“公民身份”,文章说,人们已知道,在过去数月中,大约3,000名非法工人已经获得“公民身份”。

在这方面,《伊尼杜增根》警告说,如果不结束这一情况,被占领的地区在几年内“将失去其土族塞人的特征”,又说,土耳其人在被占领地区定居的人数远比被迫离开该地区的受过教育的土族塞人要多,因此在那里形成多数并不困难。

此外,在《日安报》的塞浦路斯增刊(1986年1月21日至28日)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勒萨特·阿卡尔先生严厉批评了登克塔什政权对土耳其“工人”定居者涌往塞浦路斯的潮流,不加控制。他明确指出,这对土族塞人社区的“社会结构来说既无必要,也不适当”。

阿卡尔先生又说,由于这些“旅客”在被占领地区定居,偷盗扒窃、强奸和行凶的案例日益增加,“如果我们看看去年这里发生的事件与人口之间的关系,便会发现我们是在这方面获世界冠军的唯一‘国家’”。

上面的土耳其新闻报道进一步明确地证实了,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共和国被占领土地实行不合时代的、可恶的殖民主义政策。至于联合国/美联社1986年1月20日所发布通讯中引用的一名“高级土耳其外交官”的话语,其中该名土耳其侵略者的发言人再度试图反驳别人关于土耳其殖民政策的论点,他将定居者说成

是“农业工人”。让我引述共和土族党领导人奥兹凯尔·奥兹居尔先生在1979年11月当一名登克塔什政权的成员企图掩饰有定居者被引进塞浦路斯的事实时所说的话：“你以为我们是从月球来的吗？你也要用象你骗外国人那样所说的话来骗我们吗？当你讲话时，态度要认真一点……”。

至于这些“季节性工人”对塞浦路斯经济和社会福利所作的贡献，已故的前塞浦路斯共和国副总统、土族塞人领导人库楚克博士1978年5月24日的讲话一针见血。他说，这些定居者“已将这一天堂岛屿变成了地狱”。

请将此信作为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议程项目44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为荷。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 使

康斯坦丁·穆舒塔斯（签名）
